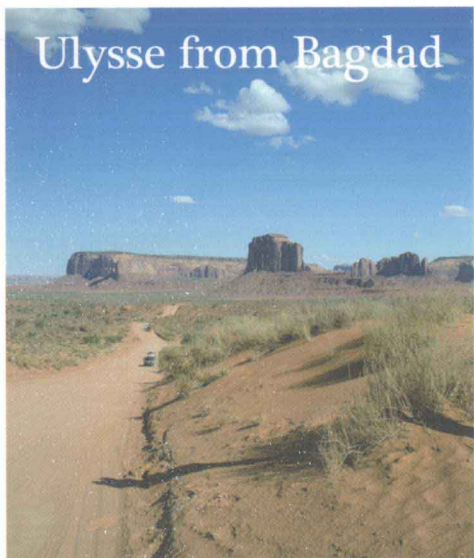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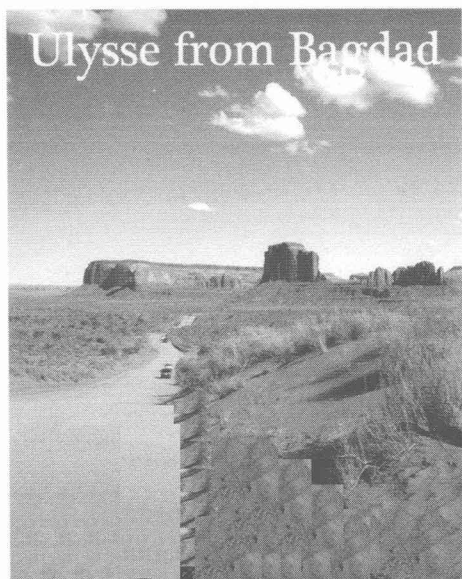
Ulysse from Bagdad



来自巴格达的
尤利西斯

Eric-Emmanuel Schmitt

〔法国〕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来自巴格达的 尤利西斯

Eric-Emmanuel Schmitt

〔法国〕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自巴格达的尤利西斯 / (法) 施密特著; 周国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4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作品)

ISBN 978-7-5447-3310-6

I. ①来… II. ①施…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9554号

Ulysse from Bagdad by Eric-Emmanuel Schmitt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604 号

书 名 来自巴格达的尤利西斯

作 者 [法国]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译 者 周国强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汤 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310-6

定 价 23.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只有非人类才是外国人。”

让·吉罗杜^①《埃尔佩诺》

^① 让·吉罗杜 (1882—194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人文主义者。作品富有幻想和诗意，文笔机智而奇特。

我叫萨德·萨德，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希望·希望，而在英语里则是悲哀·悲哀；随着一周一周，有时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时光流逝，甚至于在一秒钟的爆炸里，我的实际情况便会从阿拉伯语滑到英语；根据我感到自己是乐天派还是不幸的人，我会变成希望萨德，或者悲哀萨德。

在出生抽奖时，我们抽到的签有好有坏。如果在美国、欧洲、日本落地，停落下来也就完事了：生得一劳永逸，绝不需要重新开始。倘若是出生在非洲或中东，那就……

我常常梦到在我出生之前的情景，梦见我成胎以前的那几分钟：那时，我矫正、引导命运的车轮，改变细胞、分子、基因的走向，我使之偏离，以更改结局。不是为了把我变成另一个人。不。只是为了在另一个地方破壳出生。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度。当然还是那个肚子，这位我亲爱的母亲的肚子，只是这个肚子应该把我放置在能让我茁壮成长的土地上，而不是

在一个二十年后我不得不连根拔起惨然离去的坑底里。

我叫萨德·萨德，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希望·希望，而在英语里则是悲哀·悲哀；我真想遵循我的名字阿拉伯语的意思，遵循这个名字在天宇中绘出的绚烂的许诺；我，作为唯一的活力，真愿意在我出世的位置上，骄傲地萌发、生长、死亡，就像一棵树，在它的家人中间鲜花盛开，然后，当它走完原地不动的时光历程后，随之也发出繁茂的新枝。我会很高兴分享幸福的人们抱有的幻想，因为不作任何远游使他们无从比较，便以为他们拥有世上最美丽的家园。然而，这样的至福被战争、独裁、混乱、无数的苦难与太多的死亡褫夺了。

每当我望着电视上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我都会发现自己就缺乏这种信念。布什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好像他在那里很了不起似的……他并非只是出生在美国，还创造了美国——美国，是的——从他在母亲怀里第一次拉屁屁起就制造了美国，在托儿所里兜着尿布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使之完善，最后，坐在小学的板凳上，他用彩色铅笔把它完成了。因此，成年后，他领导美国挺正常！不可以跟他提起克里斯多夫·哥伦布，这会把他惹毛的。也不可以对他说他百年之后，美国将继续存在，这会伤到他的。他对自己的出生得意至极，好像这本来就该是他的。他是自己的儿子，不是他父母的儿子，他把人家给予他的东西都归功于自己。如此目空一切，漂亮！如此鲁钝的自我满足，高明！这种把收获归功于自己的虚荣，灿烂辉煌！我妒忌他，就像妒忌所有运气好的住在宜居之地的人们那样。

我叫萨德·萨德，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希望·希望，而在英语里则是悲哀·悲哀。有时，我是希望萨德，有时，

我是悲哀萨德，即便在许多人眼里，我啥都不是。

在这次旅程结束，新的旅程开始之际，我写下这篇文章来为自己辩解。出生在某个不该出生的地方，我想离去；为了得到难民地位，我迅速变换着身份，移民、乞丐、非法入境者、无证人员、无权利者、无业游民，今后指称我的唯一用词是偷渡者。寄生虫，这个称呼对我就免了吧。唯利是图者也免了。骗子，更不是。不，就是偷渡者。我不属于任何民族，既不属于我从那儿逃出来的国家，也不属于我想要去的国家，更不属于我经过的国家。偷渡者，我仅仅是偷渡者。在哪儿都不受欢迎，到哪儿都是外国人。

在有些日子里，我竟会觉得自己不属于人类……

我叫萨德·萨德，可这个似乎的确存在的姓氏，我不会再把它延续下去了。栖身在仅有两平方米大的临时居所里，我羞于传宗接代，从而让灾难长存不息。为我来到地球上而欢欣鼓舞的父母亲，对不住了，我将是萨德家族的末代子孙。最后一个悲哀的人，或者最后一个抱有希望的人，无所谓了。最后一个。

1

我出生在巴格达的那天，萨达姆·侯赛因因为第一次发现自己头上长出了几茎白发而大发雷霆，在官邸里大喊大叫，叫得脖子上青筋暴起。他招来他的理发师，要求他立即把这几根白发用染发油染成鸦翅色。然后，他向手指发抖的理发师宣布，从今以后，要他为自己些微衰老的迹象负责：他把眼睛睁大些！可以说，我出生那天，伊拉克逃过了一场灾难。这是致命的还是吉祥的预兆？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细节，是因为那位理发师正是我母亲的同父姐妹的表姐夫的姨妈的亲戚。怎么也算是一个家族的……那天晚上他来我家里庆祝我的降生，禁不住躲在帘子后面，压低嗓门非常高兴地把这件趣事告诉我父亲。但那晚也好，第二天晚上也好，他从不说出这几根变白的毛长在什么地方，是高耸在头上，还是矗立在总统身体的另一部位，然而，这一疏忽还是确定了侦查的方位，因为谁都知道，在我们国家，男人为

了显得性欲长久，也会把阳具周围的体毛染黑。

总而言之，我父母有两个欢庆的理由：生了个儿子和暴君在衰老。

我被当成奇迹接待。正常：四个女孩，我是他们已经不敢再期待的男孩。晃动在我胯间的粉红色面条引来阵阵狂喜的呼喊，我那细小的生殖器官重又点燃起王朝的希望。我还没有说一句话，还没有做成一丁点儿聪明的事，便得到了尊敬。才出生几个小时，我便启动了一次值得纪念的盛宴，导致了第二天具有历史意义的消化不良，甚至嘴巴麻木。

我幼年时极其受宠，因此，我比跟我同龄的孩子都更晚才明白我的同胞在怎样活着——或者怎样不活。

我们在一栋米色的窄楼里有一套住房，离我父亲当图书管理员的中学仅一箭之远。显然，学校是复兴党^①的学校，图书馆是复兴党的图书馆，同样属于复兴党——这是总统党的另一种说法——的有电台、电视台、游泳池、健身房、电影院、咖啡馆……我父亲补充说，甚至还有妓院。

我仿佛在生活中一上来就有了三大基本要素：我的家庭、真主和总统。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就因为现在我离那里远远的，才胆大包天，敢按这样的顺序排列基本要素，因为这在那个时代足以把一个伊拉克人送进大牢。最好按这样的顺序排列：总统、真主、家庭。

到处张贴的总统画像监督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教科

^① 全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张建立单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极为重要。1963年在伊拉克短暂掌权为执政党，1968年再次掌权。

书最显著的位置上印着他的照片，公共机构里悬挂着他的脸，私有商铺也一样，从酒吧到餐馆，包括布匹店、餐具店、食品店。出于信念、谨慎或怯懦，每个人都在展示阿拉伯引路人的头像。镜框里的萨达姆·侯赛因印刷像比任何护身符都灵验，它显然是最起码的免遭厄运的自我保护手段——尽管不足，却是必不可少的那一点点，因为，任意的逮捕和毫无缘由的监禁比雨滴还多。我则一直以为总统正通过他这些人像注视着我们，他不只是刻印在大墙上，不，他确确实实地就在那儿，在我们中间。他印出来的眼睛后面藏着摄像机，他的纸耳朵掩盖着话筒，萨达姆窥探着我们在他的复制件周围的一言一行，萨达姆什么都知道。像许多伊拉克小学生一样，我认定了萨达姆是全能的。合情合理：他什么样的能耐都有。

时不时地便有一些人失踪，即使他有家，有妻儿老小，可是突然之间他们便杳无音讯。这便有两种可能：或者这些人参加了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抵抗运动，或者因为反对萨达姆·侯赛因被抓被关，受到严刑折磨，然后被杀死了。谁都不会去考证这两种设想，因为追查真相太危险了。因此，消失的就随他消失去吧，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去原库尔德斯坦^①的大山里藏起来了，还是被丢进酸液里化掉了。

孩提时期，我认为这种事情既残酷、恐怖又正常。按照幼稚的思维逻辑，我认定凡是我看到的现象均属正常，我被维系在让我害怕的怪物身上。听惯了残酷的故事，再加上我父亲讲述的古老的传说，像吉尔伽美什^②的经历，我想象中的命运专横、

① 包括伊拉克北部的西亚地区名，主要由库尔德人居住的大片高原和山地。

② 据阿卡德语重要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描述，吉尔伽美什是个半神半人的英雄，精于土木，勇于征战。

黑暗、可怕，我难以想象没有萨达姆·侯赛因，没有他的专制制度，他的任性、仇恨、怨怼、性情褊狭、反复无常，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他让我醉心，像惧怕他一样强烈地爱他。在寓言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在这里，书页之外，远不是被施了魔法的王国里，吃人妖魔叫萨达姆·侯赛因。

远不同于使我害怕的萨达姆，我的家庭给我的是安全感和运气。一方面，我确实感受到被爱；另一方面，四个姐姐、一个应付不过来的母亲和一个古灵精怪的父亲，使我总是带着好奇心。我们家里总飞扬着喧闹声、嬉笑声、歌声、假阴谋、真亲吻、开玩笑遏制着的叫喊声。我们那么的缺钱、缺办法，以至于什么都成问题，伙食、出门、游戏、请客；可我们乐于应对这些困境，甚至加大它们的难度，因为，按照极其东方的习俗，我们喜欢把让我们厌烦的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外来的旁观者尽可把萨德家的运转说成“歇斯底里”，没错，只要他把歇斯底里带来的极度的幸福包含在内就行。

我父亲说话方式怪怪的，搅乱了我们的安排。作为图书管理员，精明的读者，学识渊博、爱好幻想的人，他把在书中思索的癖好和贵族言语紧密结合起来了。就像痴迷诗歌的阿拉伯文人，他经常喜欢接触“高海拔”处的语言，在这个高度，夜晚被称做“落到宇宙空间的黑暗大氅”，面包是“面粉和水松脆的婚姻”，牛奶是“反刍类动物的蜜”，牛粪是“牧场上的薄饼”。他叫他的父亲“我岁月的创造者”，叫他的妻室也就是我们的母亲“我多产的源泉”，而他的子女则是“我的肉中肉，血中血，星星的汗水”。我和我的姐姐们刚到能迈动脚步的年龄，我们的举止表现和普通孩子一样，我们的父亲却用一些罕有的词语

描述我们的行为：我们吃东西叫“进食”，小便叫“浇灌道路上的尘埃”，我们进盥洗室的时候是在“回应本性的召唤”。然而，这些五彩缤纷的迂回说法并不构成清晰的信息，因为，那烦琐的表达方式在听者那里总是让人目瞪口呆，尤其在我们，他的后裔这儿。可敬的萨德老先生恼火了，对如此的缺乏文化修养怒不可遏，耐心消磨殆尽，当即把他的想法翻译成最粗俗的词语，认为即便是对驴说话，也不过如此而已。就这样，他从“这和我没什么关系”到“不在乎”，“别再用花言巧语迷惑我，滑稽的小淘气”到“你作弄我，小屁孩”。确实，我父亲不知道惯用语，他只会使用极端的存在于两个隔着最大距离的层面上的语言，贵族的和最粗俗的，从一种跳到另一种。

我记得有一个一月的星期六，那天，我们要去住得很远的一个舅舅家，起得很早，父亲边刮胡子边问我：

“怎么样，我的儿子，你像神圣的尤利西斯^①，在长着玫瑰手指的晨曦前战栗，是不？”

“什么呀，爸爸？”

“早上五点钟没把你的鸡巴冻掉了？”

结果是，我极喜欢和我们的父亲做伴，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充满了形象性。

对我的母亲，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要被迫听从她，因为我爱她，爱得不管她作出什么决定我都同意。我们是两个身体一个人：她的希望便是我的欲望，她的叹息能让我泪水涟涟，她的快乐叫我欣喜欲狂。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的罗马名。伊萨卡国王。攻打特洛伊时他献了木马计。《奥德赛》的主题便是讲述特洛伊战争后，他回伊萨卡的经历以及他如何收复国土，合家团聚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萨德也将经历千难万险，不过，他的奥德赛不是回家，而是离家。

尽管这种奇特的默契让姐姐们惊讶，她们却表示尊重。由于我是唯一的男孩，而她们设想，她们将来还得在唯一的男性身边生活，她们便用性别来解释我的特殊地位，而并不嫉妒我。相反，她们争相邀取我的喜爱。

因此，不难理解我在天堂里成长。在这个美妙的小天地里，住着些忠诚的女性和一个滑稽的父亲，真主是过客，独裁者则被我家的墙壁隔在相当的距离之外。家庇护着我的幸福，一直到我十一岁。

如果说童年时期我还能将就那些专横的主子，少年时代我便在驱赶和仇恨他们了。我的政治觉悟随着体毛生长。

我的舅舅纳吉布，我母亲的兄弟，有一天早上被总统的手下带走了。他被监禁，受了一次刑，又被关进大牢，第二次受刑，再次被丢进囚室，挨饿，最后，过了五个星期，他被丢在大街上，虚弱、伤残、浑身是血，成了只能喂饿狗的骨架子。幸好邻家女子认出了他，赶走了那些畜生，及时告诉了我们。

在家里，我母亲和姐姐们尽心竭力给予纳吉布悉心的照料，以求他快快痊愈，尤其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纳吉布发着高烧，说着胡话，一阵阵地做着噩梦。纳吉布呻吟了好几天才恢复语言功能。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遭遇。他的叙述显得很简略：曾有几个大高个儿侮辱他，不给喝水，不给食物，打了他几个钟头，避而不谈他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叛徒”“间谍”“美国人豢养的猪”“以色列人收买的无赖”，这便是他在被皮带抽、被脚踢、被钉了钉子的橡皮棍捶打之间听到的寥寥几个词。在我们那儿这是极为普通的侮辱。纳吉布猜到他们认为他有罪，可是，是什么罪？他痛得无法忍受，便请求

折磨他的人给指个方向，答应他们想要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是的，所有的罪孽，只要不再让他吃苦头。没用！纳吉布让他们失望，这便是他在疼痛中唯一的感悟：折磨他使折磨他的人失望。

他被逐出监狱，他的释放并没有比他的被捕有更多的理由。

我们了解纳吉布舅舅，他是个拖鞋绣花工，我们知道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会惹人怀疑的地方，因为他既不是库尔德人，也不是犹太人或什叶派，他跟以色列没关系，他不喜欢美国，跟伊朗也毫无联系。他何罪之有？他唯一的罪过就是被怀疑上了。

这样的话，我们全都成可疑分子了……

再说，纳吉布舅舅的受苦不正属于维持恐怖统治所做的有意识的、结构上的、系统性的尝试吗？在阴鸷的总统眼里，所有的伊拉克人全都值得怀疑，是的，全都可疑！“你们要是阴谋反对萨达姆，我们，萨达姆的人，我们总能知道。有时我们搞错了也不要紧，错杀一个无辜总比让罪犯逍遥法外好。谁听不进去就活该倒霉。你们只能俯首帖耳，保持沉默。”

十一岁时，我对我们国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有了一些了解，我对此变得敏感起来，反抗在我变得宽阔的胸膛里挖出一个位置。那时，我下了决心，我可不同于纳吉布舅舅，我会给予总统的人以怀疑我的正当理由，而如果有一天，他们把我逮住了，用电流电我，把我的脑袋按在浴缸里，直至快溺死，他们折磨我不会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那么积极地跟他们斗过。

有一个星期四，父亲从我房前走过，发现我正忙着用拳头捶打墙壁；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关节受到的损害比墙壁大，我的战斗搞错了敌人，可我仍在击打，停不下来。

“我的肉中肉，血中血，星星的汗水，你这是在干吗？”

“我在发火。”

“你在生谁的气啊？”

“萨达姆·侯赛因。”

“住口。跟我来。”

他牵住我的手，把我带到房子下面整理出来的一个小偏屋里。我在那里发现了父亲的宝藏，书，几年前有人让他从图书馆里撤下来的书，他没有把它们送到部里去销毁，而是留了下来，存放在我们地下室的好几格架子上，藏在一些旧羊毛毯后面。

那里有好几类禁书，有的因为是库尔德人写的，还有的是习俗不允许的，还有基督教的。滑稽可笑，一些常常走极端的作品——宗教讲道或色情故事——在复兴党审查机构看来，越过了同一条红线——教唆罪的红线，以至于波舒哀主教^①和萨德侯爵^②在卑鄙下流上成了兄弟，他们在地狱里，都会被判处进火炉，就像两根烤肉签子一样被放在一起。由复兴党领导的这场书籍大搜捕，好就好在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借口就能把某种出版物列入黑名单，让我父亲得以回收一大堆，坐拥着最优秀的欧洲文学作品，法国的评论、西班牙的诗歌、俄国的小说、德国的哲学，还有独霸两格的阿加莎·克里斯蒂^③的推理故事，列入禁书名单的借口是伊拉克不久前曾受英国统治，必须把英国最有名的女小说家也清除出去。

在让我进入他的藏宝处的同时，父亲结束，或者应该说开

① 波舒哀 (1627—1704)，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

② 萨德侯爵 (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作家。

③ 阿加莎·克里斯蒂 (1890—1976)，英国作家，著有大量推理小说。

始了对我的教育。他为祖国自豪，热爱它丰富多彩的千年历史，说起尼布甲尼撒^①来就像昨天还见到过他似的，他仇恨现在的制度，保护这些书籍，使他觉得自己在对抗着被他看成篡权者的萨达姆·侯赛因行事，延续伊拉克发明了文字的渊博的文明传统，并且表现出了对外国文化的渴望。他把他的地下图书馆称为“我的袖珍巴别塔^②”，在他看来，那完全就是从前全世界观光客、朝圣者们用许多种语言加以诠释的巴比伦通天塔的缩微。

从那天起，我爱上了阅读，或者说爱上了自由，这两样东西是相等的，并且在我的少年时期便学会了辨认中学时代将往我们的脑子里灌输的意识的填充物，学会了自我保护，并力求以不同的方式、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

姐姐们结婚了。那段时期，我明白了，尽管我生长在女人堆里，我却不是个女孩。因为女孩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结婚，这个想法困扰着她们：想象称心如意的求婚者的模样儿，然后，一旦有了未婚夫，便准备婚礼；婚礼后她们便要离开老家了，是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然后，她们开始献身于婚姻；献身于婚姻，不是献身于丈夫，因为男人，和所有的雄性动物一样，还有别的事要干，他们劳动、讨论，他们要和玩着骰子、多米诺骨牌，下着棋的朋友们围着薄荷茶聚会。是的，女孩们就是这样，我那四个姐姐也逃不过这个惯例。

“家族扩大了。”我母亲大声说道，眼泪却顺着脸颊往下淌，而这句话意味着“家里走空了”。她并不知道她的话正确到了

①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六至七世纪时的巴比伦国王。曾打败埃及人，夺取耶路撒冷。在他治下，巴比伦完成了许多重要建筑。

② 《圣经》中诺亚的子孙没有建成的通天塔。

何等程度，她远没想到我们的图书馆，那个“袖珍巴别塔”也越来越空了，因为，我的父亲——普通职员——为了办理婚事庆典，冒着风险，卖掉了那些禁书。

一九九〇年八月，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对科威特的战争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姐夫——阿齐兹和拉奇德，三个外甥外甥女。

这次出征失败了，不仅如此，我的姐姐们还披上了黑纱，她们的丈夫在战斗中倒下了。她们成了寡妇，带着婴儿回娘家生活。我父亲借口重新安排空间，卖掉了几件家具。

这时，经济封锁开始了。作为对萨达姆·侯赛因侵略政策——我同意这一指责——的报复，联合国决定对伊拉克实施禁运。

我不知道，富足、大腹便便和义愤填膺的政治家们决定制裁的时候，有没有片刻想到我们伊拉克人，我们怎么受得了；我对此表示怀疑，这是我好不容易为他们找到的唯一的托词。被认为沉重地压在萨达姆·侯赛因身上的禁运制裁，其实只是压在我们老百姓身上。第纳尔贬值一千多倍，我们去购物结账得带着用垃圾袋或纸板旅行箱装的一摞摞旧纸币；况且，有什么东西可买的？没什么东西出售。许多市民回乡下生活去了。没有政府每个月发放的那包东西——面粉、食用油、茶叶和糖——我们真的会饿死的。幸亏有定量分配，我们熬一熬也就算了。可是，在巴格达，到处是一片恐怖，越来越恐怖，不只是怕萨达姆·侯赛因，不，家里要是还有什么财产没换掉，就怕晚上被盗：出租车司机睡车子里，屁股下放一把枪，车库门还得锁好；各家各户实行轮流值夜，免得被人偷走一袋米、一箱土豆。而最让人感到害怕，在每个人心灵深处转悠不息的，